

著名學文國中

浮生六記

著白三沈



林語堂序

芸，我想，是中國文學上一個最可愛的女人。她並非最美麗，因為這書的作者，她的丈夫，並沒有這樣推崇，但是誰能否認她是最可愛的女人？她只是我們有時在朋友家中遇見的有風韻的麗人，因與其夫伉儷情篤令人盡絕傾慕之念，我們只覺得世上有這樣的女人是一件可喜的事，只願認她是朋友之妻，可以出入其家，可以不邀自來和她夫婦吃中飯，或者當她與她丈夫促膝暢談書畫文學（乳腐）滷瓜之時，你們打瞌睡，她可以來放一條毛氈把你的腳腿蓋上。也許古今各代都有這種女人，不過在芸身上，我們似乎看見這樣賢達的美德特別齊全，一生中不可多得。你想誰不願意和她夫婦，背着翁姑，偷往太湖，看她觀玩洋洋萬頃的湖水，而嘆天地之寬，或者同她到萬年橋去賞月？而且假使她生在英國誰不願意陪她參觀倫敦博物院，看她狂歡鑿淚玩摩中世紀的彩金沙本？

因此，我說她是中國文學及中國歷史上（因為確有其人）一個最可愛的女人，並非故甚其辭。

她的一生，正可引用蘇東坡的詩句，說它是『事如春夢了無痕』，要不是這書得偶然保存，我們今日還不知有這樣一個女人生在世，飽嘗過閨房之樂與坎坷之愁。我現在把她的故事翻譯出來，不過因為這故事應該叫世界知道；一方面以流傳她的芳名，又一方面，因為我在這兩位無猜的夫婦的簡樸的生活中，看她們追求美麗，看她們窮困潦倒，遭不如意事的磨折，受奸佞小人的欺負，同時一意求享浮生半日閒的清福，却

又怕遭神明的忌——在這故事中，我彷彿看到中國處世哲學的精華在兩位恰巧成爲夫婦的生平上表現出來。兩位平常的雅人，在世上並沒有特殊的建樹，只是欣愛宇宙間的良辰美景，山林泉石，同幾位知心友過他們恬淡自適的生活——踴躍不遂，而仍不改其樂。他們太馴良了，所以不會成功，因爲他們兩位胸懷曠達，澹泊名利，與世無爭，而他們的遭父母放逐，也不能算他們的錯，反而值得我們的同情。這悲劇之發生，不過由於芸知書識字，由於她太愛美至於不懂得愛美有什麼罪過。因她是識字的媳婦，所以她得替她的婆婆寫信給在外想娶妾的公公，而且她見了一位歌伎簡直發癡，暗中替她的丈夫撮合娶爲簞室，後來爲強者所奪，因而生起大病。在這地方，我們看見她的愛美的天性與這現實的衝突——一種根本的，雖然是出於天真的，衝突。這衝突在她於神誕之夜，化扮男裝，赴會觀『花照』，也可看出。一個女人打扮男裝或是傾心於一個歌伎是不道德嗎？如果是，她全不曉得。她只思慕要看見，要知道，人生世上的美麗景物，那些中國古代守禮的婦人向來所看不到的景物。也是由於這藝術上本無罪而道德上犯禮法的衷懷，使她想要遊遍天下名山——那些罕青守禮婦女不便訪遊而她願意留待『鬢斑』之時去訪遊的名山。但是這些山她沒看到，因爲她已經看見一位風流蘊藉的歌伎，而這已十分犯禮法，足使她的公公認爲她是癡情少婦，把她逐出家，而她從此半生須顛倒於窮困之中，沒有清閒也沒有錢可以享遊山之樂了。

這是否她的丈夫，沈復，把她描寫過實？我覺得不然。讀者讀本書後必與我同意。他不會存意紛飾芸或他自己的缺點。我們看見這書的作者自身也表示那種愛美愛真的精神和那中國文化最特色的知足常樂恬淡自

適的天性。我不免暗想，這位平常的寒士是怎樣一個人，能引起他太太這樣純潔的愛，而且能不負此愛，把他寫成古今中外文學中最溫柔細膩閨房之樂的記載。三白，三白，魂無恙否？他的祖墳在蘇州郊外福壽山，倘使我們有幸，或者尚可找到，果能如願，我想備點香花鮮果，供奉跪拜禱祝於這兩位清魂之前，也沒什麼罪過，在他們墳前，我要低吟 Maurice Ravel 的「Pavane」，哀思淒楚，纏綿悱惻，而歸於和美禪嫻，或是長嘯 Massenet 的「Melodie」，如怨如慕，如泣如訴，悠揚而不流於激越，因為在他們之前，我們的心氣也謙和了，不是對偉大者，是對卑弱者，起謙恭畏敬，因為我相信淳樸恬退自甘的生活，（如芸所說『布衣菜飯，可樂終身』的生活），是宇宙間最美麗的東西。在我翻閱重讀這本小冊之時，每每不期然而然想到這安樂的問題。在未得安樂的人，求之而不可得，在已得安樂之人，又不知其來之所自。讀了沈復的書每使我感到這安樂的奧妙，遠超乎塵俗之壓迫與人身之痛苦——這安樂，我想，很像一個無罪下獄的人心地之泰然，也就是心靈已戰勝了肉身。因為這個緣故，我想這對伉儷的生活是最悲慘而同時是最活潑快樂的生活——那種善處憂患的活潑快樂。

這本書的原名是『浮生六記』（英譯『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典出李白『浮生若夢，為歡幾何』之句）其體裁特別，以一自傳的故事，兼談生活藝術，閒情逸趣，山水景色，文評藝評等。本係楊引傳在冷攤上所發現，於一八七七年首先刊行。依書中自述，作者生於一六七三年，而第四記之寫作必在一八〇八年之後。楊的妹婿王韜（弢園），頗具文名，曾於幼時看見這書，所以這書，在一八一〇至

一八三〇年間當流行於姑蘇。由管貽蓐的詩及現存回目，第五章是記他在琉球的經歷，而第六章是記作者對養生之道的感想。（摘錄於西風社漢英對照本林語堂序）

楊序

浮生六記一書，余於郡城冷攤得之，六記已缺其二，猶作者手稿也。就其所記推之，知爲沈姓號三白，而名則已逸，徧訪城中無知者。其書則武林葉桐君刺史潘，襄生茂才，顧雲樵山人，陶芭孫明經諸人，皆閱而心醉焉。弢園王君寄示陽湖管氏所提浮生六記六絕句，始知所亡「中山紀歷」蓋會到琉球也。書之佳處已詳於襄生所題。近僧卽襄生自號，并以「浮生若夢爲歡幾何」之小印，鈐於簡端。

光緒三年七月七日，獨悟庵居士楊引傳識。

管題詞

劉樊仙侶世原稀，瞥眼風花又各飛。
贏得紅闈傳好句，「秋深人瘦菊花肥」。
（君配工詩此其集中遺句也）

煙霞化月費平章，轉覺閒來事事忙。
不以紅塵易清福，未妨泉石竟膏盲。

坎珂中年百不宜，無多骨肉更離披。
傷心下濳窮送淚，想見空江夜雪時。

秦楚江山逐望開，探奇還上粵王臺。
游蹤第一應相憶，舟泊胥江月夜杯。

瀛海曾乘漢使槎，中山風土紀皇華。
春雲偶住留痕室，夜半濤聲聽煮茶。

白雪黃芽說有無，指歸性命未全虛。
養生從此留真訣，休向嬋媛問素書。

陽湖管貽蓀樹荃。

卷一 閨房記樂

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居蘇州滄浪亭畔，天之厚我，可謂至矣。東坡云：『事如春夢了無痕』，苟不記之筆墨，未免有辜彼蒼之厚。

因思關雎冠三百篇之首，故列夫婦于首卷；餘以次遞及焉。所愧少年失學，稍識之無，不過記其實情實事而已。若必考訂其文法，是責明于斯鑑矣。

余幼聘金沙于氏，八齡而夭；娶陳氏。陳名芸，字淑珍，舅氏心餘先生女也。生而穎慧，學語時，口授琵琶行，卽能成誦。四齡失怙；母金氏，弟克昌，家徒壁立。芸旣長，嫻女紅，三口仰其十指供給，克昌從師修脯無缺。一日，于書篋中得琵琶行，揆字而認，始識字；刺繡之暇，漸逸吟詠，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

余年十三，隨母歸甯，兩小無嫌，得見所作，雖嘆其才思雋秀，竊恐其福澤不深；然心注不能釋，告母曰：『若爲兒擇婦，非淑姊不娶』。母亦愛其柔和，卽脫金約指締姻焉；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

是年冬，值其堂姊出閣，余又隨母往。芸與余同齒而長余十月，自幼姊弟相呼，故仍呼之曰淑姊。時但見滿室鮮衣，芸獨通體素淡，僅新其鞋而已。見其繡製精巧，詢爲已作，始知其慧心不僅在筆墨也。

其形削肩長項，瘦不露骨，眉彎目秀，顧盼神飛，唯兩齒微露，似非佳相。一種纏綿之態，令人之意也清。

索觀詩稿，有僅一聯，或三四句，多未成篇者，詢其故。笑曰：『無師之作，願得知已堪師者敲成之耳。』余戲題其籤曰『錦囊佳句』，不知天壽之機此已伏矣。

是夜送親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飢索餌，婢嫗以棗脯進，余嫌其甜。芸暗牽余袖，隨至其室，見藏有煖粥并小菜焉。余欣然舉箸，忽聞芸堂兄玉衡呼曰：『淑妹速來！』芸急閉門曰：『已疲乏，將臥矣。』玉衡擠身而入，見余將吃粥，乃笑睨芸曰：『頃我索粥，汝曰「盡矣」，乃藏此專待汝堵耶？』芸大窘避去，上下譁笑之。余亦負氣，挈老僕先歸。

自吃粥被嘲，再往，芸即避匿，余知其恐貽人笑也。

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燭之夕，見瘦怯身材依然如昔，頭巾既揭，相視嫣然。合卺後，並肩夜膳，余暗于案下握其腕，煖而膩，胸中不覺怦怦作跳。讓之食，適逢齋期，已數年矣。暗計吃齋之初，正余出痘之期，因笑謂曰：『今我光鮮無恙，姊可從此開戒否？』芸笑之以目，點之以首。

廿四日爲余姊于歸，廿三國忌不能作樂，故廿二夜即爲余姊款嫁，芸出堂陪宴。余在洞房與伴娘對酌，搏戰輒北，大醉而臥；醒則芸正曉粧未竟也。

是日親朋絡繹，上燈後始作樂。廿四子正，余作新舅送嫁，丑未歸來，業已燈殘人靜，悄然入室，伴嫗

睡於床下，芸卸粧尙未臥，高燒銀燭，低垂粉頸，不知觀何書而出神若此。因撫其肩曰：『姊連日辛苦，何猶孜孜不倦耶？』

芸忙回首起立曰：『頃正欲臥，開櫥得此書，不覺閱之忘倦。西廂之名聞之熟矣，今始得見，真不愧才子之名，但未免形容尖薄耳。』

余笑曰：『唯其才子，筆墨方能尖薄。』

伴嫗在旁促臥，令其閉門先去。遂與比肩調笑，恍同密友重逢；戲探其懷，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心春乃爾耶？』芸回眸微笑，便覺一縷情絲搖人魂魄，擁之入帳，不知東方之既白。

芸作新婦，初甚緘默，終日無怒容，與之言，微笑而已。事上以敬，處下以和，井井然未嘗稍失。每見朝曦上牕，卽披衣急起，如有人呼促者然。余笑曰：『今非吃粥比矣，何尙畏人嘲耶？』芸曰：『曩之藏粥待君，傳爲話柄。今非畏嘲，恐堂上道新娘嫗情耳。』

余雖戀其臥而德其正，因亦隨之早起。自此耳鬢相磨，親同形影，愛戀之情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而歡娛易過，轉睫彌月。時吾父稼夫公在會稽幕府。專役相迓，受業於武林趙省齋先生門下。先生循循善誘，余今日之尙能握管，先生力也。

歸來完姻時，原訂隨侍到館；聞信之餘，心甚悵然，恐芸之對人墮淚，而芸反強顏勸勉，代整行裝，是晚但覺神色稍異而已。臨行，向余語曰：『無人調護，自去經心！』

及登舟解纜，正當桃李爭妍之候，而余則恍同林鳥失群，天地異色。到館後，吾父即渡江東去。

居三月如十年之隔。芸雖時有書來，必兩問一答，半多勸勵詞，餘皆浮套語；心殊快快。每當風生竹院，月上蕉牕，對景懷人，夢魂顛倒。

先生知其情，即致書吾父，出十題而遣余暫歸，喜同成人得赦。

登舟後，反覺一刻如年。及抵家，吾母處問安畢，入房，芸起相迎，握手未通片語，而兩人魂魄恍恍然化煙成霧，覺耳中惺然一響，不知更有此身矣。

時當六月，內室炎蒸，幸居滄浪亭愛蓮居西間壁，板橋內一軒臨流，名曰我取，取『清斯濯纓，濁斯濯足』意也；檐前老樹一株，濃陰覆牕，人面俱綠，隔岸遊人往來不絕，此吾父稼夫公垂簾宴客處也。稟命吾母，攜芸消暑于此，因暑罷繡，終日伴余課書論古，品月評花而已。芸不善飲，強之可三盃，教以射覆爲令。自以爲人間之樂無過于此矣。

一日，芸問曰：『各種古文，宗何爲是？』余曰：『國策南華取其靈快，匡衡劉向取其雅健，史遷班固取其博大，昌黎取其渾，柳州取其峭，廬陵取其宕，三蘇取其辯，他若賈董策對，庾徐駢體，陸贄奏議，取資者不能盡舉，在人之慧心領會耳』。

芸曰：『古文全在識高氣雄，女子學之恐難入敬，唯詩之一道，妾稍有領悟耳』。

余曰：『唐以詩取士，而詩之宗匠必推李杜。卿愛宗何人？』

芸發議曰：『杜詩鍾鍊精純，李詩瀟灑落拓；與其學杜之森嚴，不如學李之活潑』。

余曰：『工部爲詩家之大成，學者多宗之，卿獨取李，何也？』

芸曰：『格律謹嚴，詞旨老當，誠杜所獨擅，但李詩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種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愛。非杜亞于李，不過妾之私心宗杜心淺，愛李心深』。

余笑曰：『初不料陳淑珍乃李青蓮知己』。

芸笑曰：『妾尙有啓蒙師白樂天先生，時感于懷，未嘗稍釋』。

余曰：『何謂也？』

芸曰：『彼非作琵琶行者耶？』

余笑曰：『異哉！李太白是知己，白樂天是啓蒙師，余適字三白爲卿塔，卿與「白」字何其有緣耶？』

芸笑曰：『白字有緣，將來恐白字連篇耳』。（吳音呼別字爲白字）。相與大笑，

余曰：『卿旣知詩，亦當知賦之棄取？』

芸曰：『楚辭爲賦之祖，妾學淺費解。就漢晉人中，調高調鍊，似覺相如爲最』。

余戲曰：『當日文君之從長卿，或不在琴而在此乎？』復相與大笑而罷。

余性爽直，落拓不羈，芸若腐儒，迂拘多禮，偶爲披衣塗油，必連聲道『得罪』，或遞巾授扇，必起身來接。余始厭之，曰：『卿欲以禮縛我耶？語曰：「禮多必詐」』。芸兩頰發赤，曰：『恭而有禮，何反當

詐』？余曰：『恭敬在心，不在虛文』。芸曰：『至親莫如父母，可內敬在心而外肆狂放耶』？余曰：『前言戲之耳』。芸曰：『世間反目多由戲起，後勿寃妾，令人鬱死』！余乃挽之入懷，撫慰之始解顏爲笑。自此『豈敢』『得罪』竟成語助詞矣。鴻案相莊廿有三年，年愈久而情愈密。家庭之內，或暗室相逢，窄途邂逅，必攜手問曰：『何處去』？私心恣恣，如恐旁人見之者。實則同行並坐，初猶避人，久則不以爲意。芸或與人坐談，見余至必起立，偏挪其身，余就而並焉。彼此皆不覺其所以然者，始以爲慚，繼成不期然而然。獨怪老年夫婦相視如仇者，不知何意？或曰：『非如是焉得白頭偕老哉』！斯言誠然歟。

是年七夕，芸設香燭瓜果，同拜天孫于我取軒中。余鵲『願生生世世爲夫婦』圖章二方；余執朱文，芸執白文，以爲往來書信之用。是夜月色頗佳，俯視河中，波光如練，輕羅小扇，並坐水牕，仰見飛雲過天，變態萬狀。芸曰：『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間，亦有如我兩人之情興否』？余曰：『納涼玩月，到處有之；若品論雲霞，或求之幽閨繡闥，慧心默證者固亦不少；若夫婦同觀，所品論者恐不在此雲霞耳。』未幾燭燼月沉，撒果歸臥。

七月望，俗謂之鬼節，芸備小酌，擬邀月暢飲，夜忽陰雲如晦。芸愀然曰：『妾能與君白頭偕老，月輪當出』。余亦索然。但見隔岸螢光明滅萬點，梳織于柳隄蓼渚間。余與芸聯句以遣悶懷，而兩韻之後逾聯逾縱，想入非夷，隨口亂道。芸已漱涎涕淚，笑倒余懷，不能成聲矣。覺其鬢邊茉莉濃香撲鼻，因拍其背以他詞解之曰：『想古人以茉莉形色如珠，故供取粧壓鬢，不知此花必沾油頭粉面之氣，其香更可愛，所供佛手

當退三舍矣』。芸乃止笑曰：『佛手乃香中君子，只在有意無意間；茉莉是香中小人，故須借人之勢，其香也如荷肩諂笑』。余曰：『卿何遠君子而近小人』？芸曰：『我笑君子愛小人耳』。正話間，漏已三滴，漸見風掃雲開，一輪湧出；乃大喜。倚牕對酌，酒未三盃，忽聞橋下闐然一聲，如有人墮。就牕細聽，波明如鏡，不見一物，惟聞河灘有隻鴨急奔聲。余知滄浪亭畔素有溺鬼，恐芸膽怯，未敢即言。芸曰：『噫！此聲也，胡爲乎來哉』？不禁毛骨皆慄，急閉牕，搯酒歸房。一燈如豆，羅帳低垂，弓影盃蛇，驚神未定。剔燈入帳，芸已寒熱大作，余亦繼之，困頓兩旬；真所謂樂極災生，亦是白頭不終之兆。

中秋日，余病初愈，以芸半年新婦，未嘗一至間壁之滄浪亭，先令老僕約守者勿放閑人，于將晚時，偕芸及余幼妹，一嫗一婢扶焉，老僕前導。過石橋，進門，折東曲逕而入，疊石成山，林木葱翠。亭在土山之巔；循級至亭心；周遭極目可數里，炊煙四起，晚霞爛然。隔岸名近山林，爲大憲行臺宴集之地，時正誼書院猶未啓也。搯一毯設亭中，席地環坐。守者烹茶以進。少焉一輪明月已上林梢，漸覺風生袖底，月到波心，俗慮塵懷爽然頓釋。芸曰：『今日之遊樂矣。若駕一葉扁舟，往來亭下，不更快哉』！時已上燈，憶及七月十五之驚，相扶下亭而歸。吳俗，婦女是晚不拘大家小戶，皆出結隊而遊，名曰『走月亮』。滄浪亭幽雅清曠，反無一人至者。

吾父稼夫公喜認義子，以故余異姓弟兄有二十六人；吾母亦有義女九人。九人中王二姑俞六姑與芸最和好。王癡憨善飲，俞豪爽善談。每集，必逐余居外，而得三女同榻。此俞六姑一人計也。余笑曰：『俟妹于

歸後，我當邀妹丈來，一住必十日。」俞曰：「我亦來此，與嫂同榻，不大妙耶？」芸與王微笑而已。

時爲吾弟啓堂娶婦，遷居飲馬橋之倉米巷。屋雖宏暢。非復滄浪亭之幽雅矣。吾母誕辰演劇，芸初以爲奢觀。吾父素無忌諱，點演慘別等劇，老伶刻畫，見者情動。余窺簾見芸忽起去，良久不出，入內探之。俞與王亦繼至。見芸一人支願獨坐鏡奩之側。余曰：「何不快乃爾？」芸曰：「觀劇原以陶情，今日之戲徒令人腸斷耳。」俞與王皆笑之。余曰：「此深於情者也。」俞曰：「嫂將竟日獨坐於此耳？」芸曰：「俟有可觀者再往耳。」王聞言先出，請吾母點刺梁後索等劇，勸芸出觀，始稱快。

余堂伯父素存公早亡無後，吾父以余嗣焉。墓在西跨塘福壽山祖塋之側，每年春日必挈芸拜掃。王二姑聞其地有戈園之勝，請同往。芸見地下小亂石有苔紋；斑駁可觀，指示余曰：「以此疊盆山，較宣州白石爲古致。」余曰：「若此者恐難多得。」王曰：「嫂果愛此，我爲拾之。」卽向守墳者借麻袋一，鶴步而拾之。每得一塊，余曰：「善」，卽收之，余曰：「否」，卽去之。未幾，粉汗盈盈，拽袋返曰：「再拾則力不勝矣。」芸且揀且言曰：「我聞山果收穫，必藉猴力，果然！」王憤撮十指作哈癢狀；余橫阻之，責芸曰：「人勞汝逸，猶作此語，無怪妹之動憤也。」歸途遊戈園，扉綠嬌紅，爭妍競媚。王素憨，逢花必折。芸叱曰：「旣無瓶養，又不簪戴，多折何爲！」王曰：「不知痛癢者何害？」余笑曰：「將來罰嫁麻面多鬚郎，爲花洩忿。」王怒余以目，擲花于地，以蓮鉤撥入池中，曰：「何欺侮我之甚也！」芸笑解之而罷。

芸初緘默，喜聽余議論。余調其言，如蟋蟀之用繚草，漸能發議。其每日飯必用茶泡，喜食芥滷乳腐，

吳俗呼爲『臭乳腐』；又喜食蝦滷瓜。此二物余生平所最惡者，因戲之曰：『狗無胃而食糞，以其不知臭穢；蟋蟀團糞而化蟬，以其欲修高舉也。卿其狗耶，蟬耶？』芸曰：『腐取其價廉而可粥可飯，幼時食慣。今至君家，已如蟋蟀化蟬，猶喜食之者不忘本也。至滷瓜之味，到此初嘗耳』。余曰：『然則我家係狗寶耶？』芸窘而強解曰：『夫糞，人家皆有之，要在食與不食之別耳。然君喜食蒜，妾亦強啖之。腐不敢強，瓜可掩鼻略嘗之』。以箸強塞余口，余掩鼻咀嚼之，似覺脆美；開鼻再嚼，竟成異味。從此亦喜食。芸以麻油加白糖少許拌滷腐，亦鮮美。以滷瓜搗爛拌滷腐，名之曰：『雙鮮醬』，有異味。余曰：『始惡而終好之，理之不可解也』。芸曰：『情之所鍾，雖醜不嫌』。

余啓堂弟婦，王虛舟先生孫女也，催粧時偶缺珠花。芸出其納采所受者呈吾母，婢媼旁惜之。芸曰：『凡爲婦人已屬純陰，珠乃純陰之精，用爲首飾，陽氣全克矣，何貴焉』。而於破書殘畫，反極珍惜。書之殘缺不全者，必搜集分門，彙訂成帙，統名之曰，『斷簡殘篇』。字畫之破損者，必覓故紙粘補成幅，有破缺處，倩予全好而捲之，名曰：『棄餘集賞』。於女紅巾饋之暇，終日瑣瑣，不憚煩倦。芸於破笥爛卷中，偶獲片紙可觀者，如得異寶。舊鄰馮媼每收亂卷賣之，其癖好，與余同；且能察眼意，懂眉語，一舉一動，示之以色，無不頭頭是道。

余嘗曰：『惜卿雌而伏，苟能化女爲男，相與訪名山，搜勝跡，遨遊天下，不亦快哉！』

芸曰：『此何難。俟妾鬢斑之後，雖不能遠遊五嶽，而近地之虎阜靈巖，南至西湖，北至平山，儘可借遊』。

余曰：『恐卿鬢斑之日步履已艱』。

芸曰：『今世不能，期以來世』。

余曰：『來世卿當作男，我爲女子相從』。

芸曰：『必得不昧今生，方覺有情趣』。

余笑曰：『幼時一粥猶談不了；若來世不昧今世，合昏之夕，細談隔世，更無合眼時矣』。

芸曰：『世傳月下老人專司人間婚姻事，今生夫婦已承牽合，來世姻緣亦須仰藉神力，盍繪一像祀之』

？

時有茗谿戚柳隄，名逸，善寫人物，倩繪一像，一手挽紅絲，一手攜杖懸姻緣簿，童顏顧髮，奔馳于非煙非霧中；此戚君得意筆也。友人石琢堂爲題讚語于首，懸之內室，每逢朔望，余夫婦必焚香拜禱。後因家庭多故，此畫竟失所在，不知落在誰家矣。『他生未卜此生休』，兩人癡情，果邀神鑒耶？

遷倉米巷，余額其臥樓曰寶香閣，蓋以芸名而取如寶意也。院窄牆高，一無可取。後有廂樓，通藏書處，閒聽對陸氏廢園，但有荒涼之象。滄浪風景，時切芸懷。

有老嫗居金母橋之東，埂巷之北。繞屋皆菜圃，編籬爲門。門外有池約畝許，花光樹影錯雜籬邊。其地

卽元末張士誠五府廢基也。屋西對武，瓦礫堆成土山，登其巔可遠眺，地曠人稀，頗饒野趣。嫗偶言及，芸神往不置，謂余曰：『自別滄浪，夢魂常繞，今不得已而思其次，其老嫗之居乎？』余曰：『連朝秋暑灼人，正思得一清涼地以消長晝。卿若願往，我先觀其家可居，卽禱被而往，作一月盤桓何如？』芸曰：『恐堂上不許』。余曰：『我自請之』。越日至其地。屋僅二間，前後隔而爲四，紙牕竹榻，頗有幽趣。老嫗知余意，欣然出其臥室爲賃，四壁糊以白紙，頓覺改觀。于是稟知吾母。挈芸居焉。

鄰僅老夫婦二人，灌園爲業，知余夫婦避暑于此，先來通慫慂，并釣池魚，摘園蔬爲饋。償其價，不受，丟作鞋報之，始謝而受。時方七月，綠樹陰濃，水面風來，蟬鳴聒耳。鄰老又爲製魚竿，與芸垂釣于柳陰深處。日落時，登土山，觀晚霞夕照，隨意聯吟，有『獸雲吞落日，弓月灑流星』之句。少焉月印池中，蟲聲四起，設竹榻于籬下。老嫗報酒溫飯熟，遂就月光對酌，微醺而飯。浴罷則涼軟蕉扇，或坐或臥。聽鄰老談因果報應事。三鼓歸臥，週體清涼，幾不知身居城市矣。

籬邊倩鄰老購菊，遍植之。九月花開，又與芸居十日，吾母亦欣然來觀，持螯對菊，賞玩竟日。芸喜曰：『他年當與君卜築于此，買繞屋菜園十畝，課僕嫗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畫我繡，以爲詩酒之需，布衣菜飯可樂終身，不必作遠遊計也』。余深然之。今卽府有境地，而知已淪亡，可勝浩嘆！

離余家半里許，醋庫巷有洞庭君祠，俗呼水仙廟，迴廊曲折，小有園亭。每逢神誕，衆姓各認一落，密懸一式之玻璃燈，中設寶座，旁列瓶几，插花陳設以較勝負。日惟演戲，夜則參差高下插燭于瓶花間，名曰